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林瑞新 译

情人

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 大师名作系列 ◆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的小说《情人》在1985年首次发行，立即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荣获法国最具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大奖，并被译成50种文字，畅销一千五百万册之巨。

在这部小说中，70岁的著名女作家，坦率地叙述了她十五岁时的第一次性经验，和她生长的异于常态的家庭环境。杜拉斯于1991年在《情人》的基础上创作了更为精彩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并且被改编成电影《情人》，打破法国两年来电影票房记录，把『杜拉斯』热推向新高潮。

(全译本)



M  **P**
Master Piece
大师名作系列

45

荣获法国最具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译成 43 种文字畅销 15,000,000 册之巨

情人

附『来自中国的北方的情人』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纪应天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6 号

责任编辑:刘兰生

装帧设计:张国利

情 人

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林瑞新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陕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00,000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87-470-0/I·1423 定价:14.80 元

前 言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在一九八四年首次发行，立即获得压倒性的好评。《情人》确实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而它所掀起的抢购热潮，在许多一流文学作品之中，也是少见的例子。在这股方兴未艾的热潮之中，又荣获法国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情人》的得奖，甚至激起了评论界的反对——“龚古尔”奖本来是为了新进年轻作家而设置的奖项，如今却颁给“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七十岁的女作家，简直是岂有此理。这种反对的论调，更助长了《情人》的声势。

至九〇年前的六年里，《情人》已被译成四十三种文字，畅销15,000,000册之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可与《飘》相比拟。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情人》一篇仅有不足六万字，90页之短，可谓简略成之，余味无穷。

但这一杜拉斯现象并未完，杜拉斯于一九九一年在《情人》基础上补之简略，述成故事体，兼为电影《情人》预作底本，历时一年，创作了更为精采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并由法国著名导演阿诺改编导演，《情人》一片投资1亿法朗，由英国新秀简·玛奇与港星梁家辉主演，打破法国两年来电影票房记录，把“杜拉斯”热推向新高潮。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文学事件早就在逐步酝酿之中。杜拉斯执笔五十年，拥有四十部著作，而由她亲自执导的电影，也有十几部之多，真可谓是一位资深的作家了。在八四年之前，她的小说一直受到少数杜拉斯迷的支持；在电影方面也因为具有前卫性，而为少数影迷所津津乐道。

不过，早在《情人》出版的一年以前，译者在巴黎的书店中，就觉得杜拉斯的作品相当多。看来，杜拉斯的读者要多起来啊！果然，她的新剧《阿加塔》推出第二季时，虽然是在小戏台上演出，但是连日以来都吸引了许多观众。而且在介绍文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是喜欢杜拉斯风格的人不能不一睹为快的作品。”再看看杜拉斯为著名女演员玛德蕾·鲁荷所写的“落瓦娜·贝伊”，观众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似乎是不同的一群杜拉斯迷。

然而，《情人》所获得的好评，使她过去的作品都大为失色。

在这部小说之中，七十岁的著名女作家，坦率地叙述了她十五岁时的第一次性经验，和她生长的异于常态的家庭环境。

所谓“第一次性经验”并不是起因于恋爱的情愫，而是这位聪明早熟的少女在某种超越自我的强烈义务感的驱使之下，所经验到的激烈情欲。虽然这部小说写得十分坦率，但是既不煽情也没有丝毫炫耀的语气。那流畅的文笔一如优美的旋律，更渗透出几许抒情的气息，清淡又利落。而且以现在式为主体，自由自在地混用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架构出独特的叙述方式，娓娓道出一位少女一生的命运；从少女的性经验和爱恨交织成的家庭伦理剧，以至少女如何在如此的境遇中成长为女人，都有独到的叙述。这进一步证明了：文学之成败关键，莫过于文体与叙述方式。

而在一九九一年《北方来的情人》里，杜拉斯完全变换了另

一种文体、另一种叙述方式，截然不同叙述方式。

《情人》的描写方式是前后穿插变换，成活动的画面感，而《北方的情人》则叙述细腻，回复传统的写作手法。

一种命运化为一部作品呈现出来，使人们在阅读之中感受到这样的命运，进而发挥各自的想象力，这也就够了。所以，译者的一番话或许是多余的。但是，也许有部份读者希望更多的了解这部具有自传性的作品，和杜拉斯过去作品的各种关联性，因此附上长篇大论的解说。

解说——《情人》与杜拉斯的世界

一、作品的诞生

这部作品的原始构想，本有意编成“写真集”。曾经有人要求杜拉斯收集她一生中各时期的照片和她执导的十多部电影中的剧照，编辑成纪念专辑，并附上照片解说。在《情人》中依然处处可见当初的企图影子。收集编排照片的同时也构想解说内容，结果却和原始企图有很大的出入——例如“儿子二十岁时的照片”或“买了一顶帽檐平坦，扎着黑色宽边蝴蝶结的紫檀色帽子给我的人，就是她，照片里的女人——我的母亲。”之类的文章便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部《情人》是如何浮现在作者的意象之中，又如何成形而以小说的形态出现。

宽阔的湄公河滔滔不绝地流着，它的内部似乎波涛汹涌，而表面却如此平静无浪。一艘渡船航行在湄公河上。船上有一辆公共汽车，有位少女从巴士上走下来，倚靠着栏杆，陈旧丝质筒短装、系着男用皮带、抹着胭脂、扎着辫子、头戴男用紫檀色软

帽、足登金线高跟鞋，船上还停着一辆大型的黑色豪华轿车。一位身着白色西装的中国青年下了轿车，走向少女。故事就从这一刻开始，这才是“绝对的影象”。《写真集》里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如何成其为“写真集”？

关于这部作品的诞生起源，杜拉斯也在另外的谈话中提过另外一本书：那是一本很重要的书。杜拉斯曾经有个名叫雅思·安德烈亚的情人，他写过一本书，书名《M·D》，一九八三年出版。杜拉斯指的就是这本《M·D》。

M·D当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缩写。杜拉斯说：“这是一本很美妙的书，我在书中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我自己。我觉得，书中写出了我粗鲁的一面。那种蛮横不讲理的样子，在《M·D》里流露无遗，没有经过任何修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想要回过头来，好好看我自己。我想读自己的故事，想写自己的故事。”

于是，杜拉斯开始写有关她自己的书。不过，从《情人》之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当时涌现在她笔下的情景，并不只是那一幕“绝对的影像”。十五岁的杜拉斯和中国情人交往的故事，已经和她的母亲、她那个异常的家庭——陷在爱恨与杀气的漩涡之中的家庭——合为一体，无法分割了。

二、“杜拉斯亚洲”的居民们

处在“破产与死亡的故事”的背景下，杜拉斯的家中充满着爱恨与杀气，终于在杜拉斯的心灵中种下了叛逆的意志。她毫不犹豫地走向拥有高级轿车的中国人，和他一起进入情欲与享乐的世界里去，仿佛她正在实行她应尽的义务一般，在这个行为

的背后,则是家庭的沉重压力所致;另外再加上殖民地的白人优越感,以及差别意识从中作祟,更增加了她心理上的压力,而使这个压力产生了偏差。不过这一方面牵涉到故事内容的解释,读者须自行揣摩。

杜拉斯的作品群之中,《修太因之喜》、《副领事》、《印度之歌》等三部,从迷人的埃莱娜·拉高耐尔开始,出场的人物差不多都有共通之处。杜拉斯的独特地理学,从中南半岛延伸到加尔各答,形成了大异其趣的空间,和实际上的地图绝对合不起来。用这个地理学做基础,将杜拉斯的主题集中表现出来,便形成了“杜拉斯世界”的中心部分——评论家洛克命名为“杜拉斯亚洲”的山脉基干。

《情人》及《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以“我”(即女孩)为中心,构成一部性爱与家人的戏剧。出场人物除“女孩”、中国情人、母亲、两位哥哥以外,还有多位风姿绰约的女性。在这些女性之中,追逐十八岁的“女孩”,把“女孩”吓得魂飞魄散的疯丐婆,和住在永隆白人居留区的“安玛斯夫人”,以及玛丽·克劳德·卡奔特和贝蒂·费尔南德斯这两位女性,构成了从下层到上流的一个迷离的各层次的社会架构。

一名“脚上长满了蛆”的女乞丐,由“我的母亲”为她疗伤。接下来,这名女乞丐把“跋涉了两千公里”而带过来的幼女放着,又踏上旅程。(从地图上三十五公里膨胀为两千公里,这种不合理的差距,正显示出作家杜拉斯的想像力之中带有神话的色彩。)她翻山越岭,横越地面上最大的三角洲地带,经过巴基斯坦的港都奇达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的法国大使馆庭院,完成了一段说不出道理的旅行。

杜拉斯曾在《副领事》的开头部分,花费了几十页描述女乞

丐之旅，下笔如神，魄力慑人，她自己也认为是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文章。在《情人》系列之中关于女乞丐之旅的描写，和《副领事》遥遥相应，确实也可以看出功力之深。同时，杜拉斯神话一般的想像力，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想像力正是构成“杜拉斯亚洲”地理学的根源。

素旺那曲城位于柬埔寨和泰国边界上。在杜拉斯个人的想像视野之中，当她设定女乞丐的位置时，把相隔千里之远的贡布和素旺那曲重叠在一起了。她把女乞丐之旅的起点设在素旺那曲，这种想像中的实情，和回忆中的实情混淆不清了。可见《情人》两篇绝不是作者的回忆录，对杜拉斯而言，十七岁的“女孩”和“疯丐婆”都是她想像世界中的居民。

安玛斯夫人是位生活靡烂、流连于死与性爱之间的女性，她是当时永隆行政长官夫人。当她丈夫调任永隆之后不久，在所素旺那曲，有一位青年为她殉情了。

杜拉斯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个她少女时代就知道的事件，同时说了下面一段话：

“知道这件事时，我很震惊：因为她看起来既不象水性杨花的女人，也不象是交际花。她身上有一些无形的特质。和出色的女人相反，她沉默寡言，没有朋友，总是自己一个人，或是带着两个女儿出来散步，然后，突然间冒出了这个消息来。也许不妨这么说：长久以来，对我而言，她是双重力量——死的力量和平凡力量的化身。一方面是行政长官夫人，养育子女、打打网球、散散步……。而另一方面，在她的体内隐藏着死的力量，把死亡的种子散播在他人心中，诱使他人走上死亡之路，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之所以开始写作，就是她的缘故吧……”

“我想，很久以前，我就对她存有一份爱。出现在我各种作

品这中的其它女人,在她们的背后,是不是一直有一个安玛斯?是不是在埃莱娜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安玛斯?这些想法始终迷惑着我,毫无理由地迷惑着我,我根本无法摆脱它们。

“我不会说她是被解放的女人,我会说,她正走在通向解放的正确路途上,张开双臂迎向所有的事物,加尔各答、贫困、饥饿、爱、淫乐、欲望,于是她更接近她的自我了。她——安玛斯·斯泰特……”

问:“她投海自杀了吗?”

答:“不错。不过那是自杀吗?她是和大海结合成一体的呀……和印度洋合成一体,和海洋母体结合成一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立场》)

毫无疑问,杜拉斯的写作离不开死亡与性爱的深刻层面。

三、流动的文体

在《情人》的开头部份,有一段关于“写作”的叙述,内容抽象难懂。文中说,母亲和哥哥还在人间时,对事物的描述不能“太过于深入核心”。如今,要写出那些内情,作者也有一番省悟。写自己和人生——构筑这样的故事,绝无中心点,无可循之途,亦无行进方面的指标。不能执着于事物的区别与取舍,而必须“使一切都融合成本质上无法形容的单一事物”。如此一来,不在乎“会丧失著述上基本的保留态度”,该写就写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于是,杜拉斯写出了过去一直避而不谈的最初性经验,以及住在印度支那时的家庭状况。

一切都在进行之中。但是,《情人》文体变了。倒不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每一个杜拉斯迷都知道的“杜拉斯的轻音

乐”——在这儿也听得清清楚楚。

《情人》中谈到逝去的母亲：“已经忘了母亲的肌肤香，眼睛的颜色也没有印象，而声音也不复记忆。只是在傍晚时分，温柔的声音常伴随着倦意响在耳畔……”接下来的一段是：“所以才能在这儿洋洋洒洒地写一大篇母亲的故事。……母亲已化为流动的文体了。”

杜拉斯在一次访问中，做了下面的说明：“流动的文体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物，都不加以区别，不加选择地带着它们向前流的河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洗清了万物的罪孽……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就是使哥哥、母亲、可憎的殖民地主义者都洗清罪孽的河流。从这段说明中，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这儿有杜拉斯偏爱的河流影子，尤其是湄公河的影子，所以试着翻译成“流动的文体”。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解释为“像流水一般一泻千里的文体。”

就是这种“流动的文体”，使这部作品完全没有任何逞强的心态——隐瞒那么久的事实，耻于表白的事实，如今都说出来了，以“这就是我，来批判我的生活方式吧！”之类，表现了文学与行动混淆不清的悲壮心态。

这次我们将《情人》与杜拉斯改写之后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合集出版，让广大读者能在一前一后两种文笔上有一个真实比较，就有如一个品牌的两种好酒，只有饮用者（读者）才能分出它的味道来。

译者序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八十高龄时对自己少女时的初恋的追忆。由于当年她所恋的对象，是一位中国青年，因此这个异国之恋的爱情故事，更具神秘和不同凡响之处。作者在书中真实详尽地描述了发生在三十年代法属殖民地越南那一幕有血有肉的爱情悲剧。一日，在湄公河上的渡轮上，一位法国少女与一位华侨富家子弟邂逅：前者是父亲早亡、家境贫寒的白人少女；后者是当地首富的华侨巨贾之子；一个少年老成，渴望得到很多爱；一个游手好闲，风流倜傥。正如二人后来忆及他们的初遇时所说的那样：彼此在双方目光的第一次相撞中，都有一种奇特的感受，领悟到其中所包含的令人心醉的成分。经简短的交往，方知男青年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少女平时则在寄宿学校住读，所以他们这才是第一次谋面。在后来的第一次约会时，他们双双堕入爱河，陶醉在巨大的爱的欢乐中。

诚如人是社会的人一样，爱情不仅仅局限于男女双方的情感交流，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各自所处的国家、家庭、社会背景下那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虽然双方

都深知这份感情的份量,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中国青年,他无力逾越家庭、传统的约束,自由恋爱。他的父亲虽然留过洋,但却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生命,以取消继承权相威胁,阻止儿子与白人少女继续交往。而青年本身也早就由父母作主与一个中国大家闺秀在双方都还年幼时,就定下了媒妁之约。法国少女的母亲是一位历经坎坷,对殖民地生活厌倦了的小学教师,期盼着永远离开这片令她心碎的土地。少女则是一位心气颇高的女孩,早就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抱负,她必须回法国继续学业。因此,他们的别离就成了命中注定的事实。

正是由于这一成千古恨的分离,当时两人所经历的男欢女爱,为这份爱饱尝的痛苦与挥洒的热泪,落后的殖民地生活的艰辛,灾难,亚热带高温,暴雨,城市的喧嚣,送别时的离愁别绪,归国途中一白人青年的投海自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定格在作者的脑海里,变成永不褪色的记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毫无保留地剖析了书中少女复杂的心态,具有卢梭式的大胆和勇气。杜拉斯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广为人知的电影《广岛之恋》的剧本就是她的大手笔,该剧本奠定了她跻身法国当代名作家行列的基础;《他的威尼斯名字在荒凉的加尔戈答》则是她作为“新小说”派作家的一次有力尝试;轰动法国文坛的名篇《情人》,于1984年荣获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该书当年就创下发行过百万的记录,并在世界上被译成四十几国文字出版,迄今在法国仍属畅销书之列。以本书改编拍摄的影片《情人》一公映,就轰动法国影坛,出现了观众排长龙购票观看此片的奇迹。据统计,法国目前以杜拉斯其人其作品为题通过的博士论文已逾三十篇。

本书虽不失通俗小说的可读性,但作为大家手笔,更具极高

的文学性。杜拉斯的风格素以简略著称，且画面感极强，然而，正是在表面平淡无奇的叙述下，却透出一股荡气回肠的力量，令人手不释卷，夜不成寐。

译者

1998年7月25日

**我一生都不会停止爱
你，至死不渝。**

献给——唐

目 录

前 言	(1)
译者序	(1)
情 人.....	(1)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83)
后 记	(268)

情人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我常常忆起这个只有我自己还能回想起而从未向别人谈及的形象。它一直在那里,在那昔日的寂静之中,令我赞叹不止。这是所有形象中最使我惬意、也是我最熟悉、最为之心荡神驰的一个形象。

在我的生命中,青春过早消逝。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年华早就枯萎凋零。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的容貌朝着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衰老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从来也没有打听过。似乎有人对我说过,当你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年轻、最受赞美的年华时,这段时光的突然推进有时会使你感到吃惊。这种衰老来得太唐突了。我眼看着我的相貌日渐衰老,我那线条的比例也随之改变,